

《東華漢學》第 27 期；125-16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8 年 6 月

凝視與再現： 天台山記中的宗教文化記憶與行旅書寫^{*}

林韻柔^{**}

【摘要】

自晉至明清，乃至近現代，歷代皆有僧道、文人雅士遊歷天台山，並留下諸多詩文，書寫天台山的宗教文化記憶。本文透過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入宋日僧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等天台山行記，以及明代天台僧人幽溪傳燈編撰的《天台山方外志》及其序，探究不同時代與身份的作者關於天台山的文化書寫與記憶。從而發現，由天台山行記中，可以見到天台山記憶

^{*} 本文初稿發表於「天台文化與東亞佛教：以明清時期為中心」工作坊（台北：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華梵佛學研究所，2016 年 6 月 24 日）；增補修訂稿發表於「文化交流與觀照想像：中國文哲研究的多元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12 月 8-9 日）。本文之撰成與發表，備受廖肇亨先生啟發與協助，陳劍鏗先生、衣若芬先生亦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此向諸位先生致上由衷感謝。另亦感謝二位審查先生細心指正，提供諸多詳盡明確的修改意見。本文為筆者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晚唐東南地區佛教與祠祀信仰的競合——兼論藩鎮的區域政教關係」（MOST 103-2410-H-035-038-MY2）成果之一。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與實地天台，共同建構出天台山的豐富內涵。無論探訪山水、閱讀詩文，亦或是欣賞繪畫，行遊者將自身投入實地，以及神遊者將自身投入想像，皆是透過凝視後的印象，再現名為「天台山」的宗教文化記憶。天台山記憶，不僅是被凝視的對象，也是一種標的與方法，讓人得以開展對於天台山的想像與再現，進而再將天台山塑造成豐富多元的東亞文化意象。

關鍵詞：天台山、行旅書寫、宗教文化、文化記憶

一、前言

天台山位於浙江省天台縣境內，由寧海、三門、新昌、仙居和臨海五縣市環抱，唐代屬台州唐興縣。所謂的「天台山」，屬仙霞嶺山脈之一段，曹娥江與甬江之分水嶺，呈東北西南走向，是赤城、瀑布、佛隴、香爐、華頂、東蒼等諸山的總稱，其中之最高峰華頂標高1098公尺。天台山在造山的過程中形成特殊的自然地理景觀，包含懸梁飛瀑、瓊臺雙闕、丹霞赤城等，均是備受歷代稱頌的神秀之景。

天台山自孫綽〈遊天台山賦〉撰成以來，一直是歷代文人雅士嚮往神遊的名勝，留下許多讚頌詩文。另外，東晉帛僧光、竺道猷曾入天台山修行，至隋代以後，隨著智者大師智顛在此駐錫，天台山進而成為東亞佛教圈所認定的天台宗本山聖地，包含建立比叡山延曆寺的日本天台宗宗祖最澄、延曆寺第五代座主圓珍、入宋僧延曆寺阿闍梨成尋，東大寺僧裔然等，均不辭艱辛渡海赴天台山問學求法。而自葛洪《抱朴子》記載以來，天台山也被視為神仙修行的重要場所，更是道教所認定的洞天福地之一。包含劉宋顧歡、南齊褚伯玉、杜京產、陳徐則等道士，均曾入天台山築館修道。

歷代文人雅士登臨天台山者多不勝數，並且留下諸多詩文行記，少有其他佛教名山擁有天台山般的詩文山水美學，以及翔實的行旅記錄。相對於為數眾多以天台山或山中勝景作為主題的詩文，佛教與道教文獻中對於天台山的紀錄並不顯得特別突出，但仍不減其宗教上的地位與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詩文與佛、道教文獻記載中的天台山有著多樣的面貌。歷史上天台山的形象複雜且多元，既是文人雅士嚮往具有優勝美景的名山，是佛教天台宗的本山，也是道教的聖地。天台山對於文人、佛教與道教人士有著不同的意義與地位。詩文中的天台山、佛教與道教文獻中的天台山，是來自不同動機、視角所做的觀察與記錄。屬於不同時

代、身份的作者，基於自己對於天台山的認識與親身經歷，交織而成關於天台山的宗教文化記憶。

究竟天台山有著什麼樣貌？何以不同背景、身份的人談起天台山，總會有些共同認定的代表人事物？共同之外分別側重的記憶又因何而被紀錄？這些被側重的記憶存在何處？又如何被傳承？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相互的影響與傳承？

本文將透過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入宋日僧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等幾篇天台山行記，探究不同時代與身份的作者關於天台山的行旅活動與書寫，瞭解明代以前天台山文化記憶的建構與定型。再藉由明代天台僧人幽溪傳燈編撰的《天台山方外志》及其序，觀察明代文人的天台山印象，進而思考天台山文化記憶的受容與傳播。

二、天台山相關文獻

歷代以天台山及其中勝景為主題的相關文獻為數眾多，除了諸多文人雅士遊歷天台山後撰成的詩文以外，另有記載天台山勝景、史蹟、歷史等內容的文獻有以下幾種：¹

1. 〔唐〕釋神邕，《天台山記》。見《赤城志》所引，今已亡佚。神邕（710-788）曾依左溪玄朗（673-754）習天台止觀，未居左溪。
2. 〔唐〕徐靈府，《天台山記》一卷。²見載於《直齋書錄解題》、《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今可見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抄本，並收入《大正藏》第51冊。
3. 〔唐〕徐靈府，《天台山小錄》。見《赤城志》所引，今已亡佚。

¹ 主要參考陳甲林編，《天台山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1937），頁 8-11。

² 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大正藏》冊 51，號 2096）。

4. 〔唐〕不著撰人，《天台山圖》。唐朝李善注《文選》〈遊天台山賦〉曾引此書，《遂初堂書目》有著錄，今已亡佚。
5. 〔元〕不著撰人，《天台山志》一卷。元順帝時人所作，清四庫列存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228冊，收錄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6. 〔明〕龐櫟編，《台山靈異錄》一卷。龐櫟為天台縣人，取古今圖志二十餘事編成。見錄於《讀書敏求記》、《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7. 〔明〕潘城輯，《天台勝蹟錄》。³潘城為天台縣人，搜錄六朝及唐人石刻，今天一閣有藏本。
8. 〔明〕徐表然，《天台山志》。徐表然為崇安縣人。見錄於《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9. 〔明〕李素，《天台勝紀》。李素為天台知縣，與下屬青田陳偕編成。見錄於《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10. 〔明〕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⁴見載於《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今可見明萬曆幽溪講堂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2-233冊；光緒二十年佛隴真覺寺藏板重印本，收入《中國佛寺志叢刊》第81冊。
11. 〔清〕張亨鉞，《天台山圖記》。張亨鉞是天台縣人。此書以圖畫出天台勝蹟，並紀其源委於後，為便於遊覽之書也。見錄於光緒本《台州府志·文苑傳》，今未見。
12. 〔清〕張聯元編，《天台山全志》十八卷。⁵今存康熙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723冊。

³ 明·潘城輯，《天台勝蹟錄》，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2輯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⁴ 明·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2-233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年）；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81冊（揚州：廣陵書社，1996）。本文所引為《中國佛寺志叢刊》本。

⁵ 清·張聯元，《天台山全志》，《續修四庫全書》冊723（上海：上海古籍

13. [清]齊召南，《天台山方外志要》十卷。齊召南是天台縣人，以傳燈《天台山方外志》為本，汰其繁蕪，訂成此書。由僧化霖為其刊行。阮元謂其蕪雜失體，疑是齊召南未定之稿，屬錢塘嚴杰重為訂定。今存有清乾隆卅二年息園訂本。清嘉慶七年（1802）阮元等人增補修訂為《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十二卷。
14. [清]齊圖南，《台山便遊志略》。齊圖南為天台縣人。全書約繁為簡，便於行笈取攜。內容有全圖、沿革、源流，並介紹勝蹟、寺觀、泉流、昔人名詞評語。標舉景物時，附註道里遠近，與通往蹊徑。另亦載物產、詩、賦、圖、說與書目。有鈔本。

上列14種天台山相關文獻，計有唐著4部、元著1部、明著5部、清著4部。除有兩部書不知作者與編纂《天台山志》的徐表然外，其他文獻的作者均為天台人士，或是天台縣所屬之地方官。

目前可見者為唐代徐靈府《天台山記》、不著撰人《天台山志》、明代潘城輯《天台勝蹟錄》、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清代張聯元《天台山全志》、齊召南《天台山志要》、齊圖南《台山便遊志略》，其中齊召南《天台山方外志要》為《天台山方外志》的簡要本。

徐靈府《天台山記》記載了天台山上的勝景、寺觀、典故、史蹟。徐靈府為唐代道士，號「默希子」，活躍於武宗時期（840-846）。憲宗元和十年（815）移居天台山，隱居雲蓋峯虎頭巖石室中，以修煉自樂，凡十餘年。《天台山記》約脫稿於寶曆元年（825），⁶此徐靈府「修真之暇，聊採經誥，以述斯記，用彰靈焉」，⁷為其於天台山中所親歷，並採文獻記載所撰成。潘城所輯《天台勝蹟錄》則是收錄歷代關於天台山的詩文。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與張聯元《天台山全志》則可視為天台山方志，內容豐富。

出版社，1995）。

⁶ 薄井俊二，《天台山記の研究》（福岡：中國書店，2011），第二章〈天台山記の概要〉，三、「撰者徐靈府について」，頁48-52。

⁷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1055。

《天台山方外志》創修於萬曆廿九年（1601），成書於萬曆卅一年（1603）。全書分二十門：山名考、山源考、山體考、形勝考、山寺考、聖僧考、祖師考、台教考、高僧考、神仙考、隱士考、神明考、金湯考、盛典考、靈異考、塔廟考、古蹟考、碑刻考、異產考、文章考，大抵記釋家事為多。首有王孫熙、虞淳熙、屠隆、顧起元序，及傳燈自序。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天台山方外志》云：「天台山自孫綽作賦以來，登臨題詠，翰墨流傳，已多見於地志。此書……出自釋家之手，述梵蹟者為多，與專志山川者體例稍殊。故別題曰《方外志》焉。」⁹

幽溪傳燈（1554-1628），俗姓葉，號無盡，世稱幽溪大師，浙江衢州人。早年習染儒學，因讀佛書，得悟人生無常，遂依賢映庵禪師出家，後從百松真覺（1637-1589）學天台教法。萬曆十五年（1587）卜居幽溪高明寺。當時高明寺已頹敗不堪，在他的奔走下，得以重建，並成為弘傳台教之中心，被譽明代台宗中興之關鍵。為《天台山方外志》做序的屠隆便直言：「台宗自四明師示寂後，幾乎泯泯，狂禪之徒輒詆台教為煩瑣。……天幸百松振之，幽溪復大振之」。¹⁰以傳揚天台教法為己任的幽溪傳燈，有感於「舊為是志者，謂釋老非志所急，故存而不書，或書而不詳」，為使後人更為完整的認識天台山之盛名，「發前人之所不發，書前人之所未書，述而不作以成一家之書」，¹¹親自考察天台山的史蹟，蒐羅歷代相關傳說與文獻記載，編成《天台山方外志》。此外，傳燈另編撰《幽溪別志》，¹²成書於天啟四年（1624），共有十六卷。主要是以其所駐錫的幽溪道場高明寺為主，記載幽溪道場形勝、開山、沿革、重典、規劃、宗乘、泉石、人物、金湯、檀度、福田、塔

⁸ 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32-233 冊所收明萬曆幽溪講堂刻本載全書有二十門；《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81 冊收錄的光緒二十年佛隴真覺寺藏板重印本，僅列十八門，缺少「神明考」、「古蹟考」。

⁹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 76。

¹⁰ 明·屠隆，〈《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37。

¹¹ 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序〉，頁 46、51。

¹² 釋傳燈，《幽溪別志》，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129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

墓、古蹟、著述、贈遺、餘學，收錄諸多當代人物有關天台幽溪道場的文章。

張聯元編撰的《天台山全志》首述形勝，次述山水，次載物產，次載祠宇，次載釋道，次載古蹟，次錄詩文。書首有汪隆、馬豫梁、文煊序，以及作者自序。作者張聯元曾任台州知府，書名取為「全志」，乃是以天台山脈跨新昌、嵊縣，支脈並及寧海，因此編纂此書時廣為甄錄，不拘一縣。其因傳燈《天台山方外志》「泥於方外，似志釋而非志山，又其所採僅在一縣之內，而山之入於旁縣者為有所錄」，¹³因此在公餘之時刪繁去蕪，並採新昌、嵊縣、寧海之事，撰成《天台山全志》。

諸多天台山文獻中，尤以明代幽溪傳燈編撰之《天台山方外志》與清代張聯元編《天台山全志》二著涉及層面最廣、收錄最豐，但其間之內容與側重卻有所不同。幽溪傳燈《天台山方外志》是結合山志的寺志，旨在傳揚天台文化；張聯元之《天台山全志》則偏屬山志，以天台山脈相關地方之人事為主，方外事蹟非其所重。對於天台文化的歷史而言，《天台山方外志》可說是明代以前天台山發展的紀錄彙要，其中蒐羅諸多明代以前涉及天台山的詩賦、書信、記序等各類文體，數量遠超一般山志，提供了大量文學研究材料。

三、天台山記中的文化記憶與行旅書寫

歷代以天台山為題材的詩文數量繁多，明代潘城所輯的《天台勝蹟錄》便收錄了逾六百篇詩文，不過其中僅有三篇賦文，其餘均為詩歌。《天台山方外志》則收有包含敕、書、疏、序、記碑、塔銘、行狀、傳、贊、賦、詩等近六百篇與天台山相關的詩文。本文無意綜觀所有以天台山為主題的詩文，而是著眼於天台山行記的書寫中，各個作者本著遙想散懷進而杖履以遊，所構成的宗教文化記憶。本節將觀察東晉孫綽〈遊

¹³ 張聯元，〈《天台山全志》序〉，《天台山全志》，頁3。

天台山賦〉、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入宋日僧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與《徐霞客遊記》中的天台山行記，以探究天台山相關的文化記憶與行旅體驗。

（一）孫綽〈遊天台山賦〉

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郡中都縣（今山西省平遙縣西南）人。〈遊天台山賦〉為其在永嘉太守卸任前所作，¹⁴是晉賦的名篇，孫綽亦視此賦為平生得意之作，《晉書》卷56載：「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¹⁵這篇賦雖題為「遊天台山」，事實上孫綽並未親赴台山，¹⁶而是以虛構的遊記形式，透過瑰富壯麗之才藻，言盡天台山神秀之美，細緻、生動的描繪天台山的景物。〈遊天台山賦〉雖非孫綽親歷之作，但文中描繪的天台山記憶，卻成為後世歷代文人對於天台山認識與想像的重要來源。

〈遊天台山賦〉全文可分為幾個部分：¹⁷

1. 天台山的位置與外觀（共22句）
2. 險要的登攀歷程（共24句）
3. 在高臺休息與身心的淨化（共14句）
4. 抵達「仙都」的樣貌（共18句）
5. 與神仙的會合與體悟（共28句）

¹⁴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11，頁493-500。

¹⁵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56，〈孫楚附孫綽傳〉，頁1544。

¹⁶ 六臣注《文選》中李周瀚在注「孫興公」條時，引用《晉書》所載：「（孫綽）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為之賦。」但現行本《晉書》未見此段記載。長谷川滋成，〈孫綽「遊天台山賦序」詳解〉，《広島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二部）》49號（2000），頁3。

¹⁷ 佐竹保子，〈「天台山に遊ぶ賦」序文の検討：「存思法」との関わり〉，《東北大学中国語学文学論集》10號（2005.11），頁188。

孫綽是嚮往天台山勝景的文人，觀圖神遊後，做賦如再升。他筆下的天台山是能與蓬萊仙山相比擬的神秀之嶽，是「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之所，而且不見載於常典之中。雖然天台山是如此難往之所，卻仍能有天台山圖，為孫綽據之而撰成經典名賦。就此，或可由賦文推想孫綽所見天台山圖中描繪的圖像。由今人研究可知，古代描繪山水，有人以模寫為之，另有人憑藉畫樣、草圖，或出於記憶與想像。¹⁸受限於記載之缺，未能得知孫綽所見之天台山圖究竟是繪者親歷所見之模寫，或是憑藉畫樣，或是出於記憶與想像。

綜觀〈遊天台山賦〉，孫綽筆下的天台山事蹟包含：

佛教人物故事	羅漢
道教神仙人物故事	王子喬
勝景	赤城棲霞、石梁、石屏風、飛瀑、雙闕、瓊台

上表所見能夠具像化的天台山事蹟有赤城棲霞、石梁、石屏風、飛瀑、雙闕、瓊台、聖人遊化、神仙居所，其他則多為形容山水勝景、險要難登、神遊感懷之句。〈遊天台山賦〉被收入《文選》，後世多有由此文遙想神遊天台山風采者，對於天台山記憶的傳播有深遠影響。為《天台山方外志》作序的王孫熙、虞淳熙、屠隆均在序中提及孫綽對天台山的頌讚，¹⁹王孫熙、虞淳熙更直言因讀〈遊天台山賦〉而嚮往一遊天台山。

除了〈遊天台山賦〉本文外，唐李善為此文所做之注，引用不少唐人及前人對於天台山的紀錄，除了反映了唐與前人對於天台山的認識，也成為唐以後天台山記憶的來源。李善注所引記載天台山之相關文獻包含晉支遁（314-366）〈天台山銘序〉、東晉顧愷之（348-405）《啟蒙

¹⁸ 陳傳席等，《中國畫山文化》（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¹⁹ 王孫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21；虞淳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25；屠隆，〈《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35。

記》、南朝宋孔靈符《會稽記》、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名山略記》、《天台山圖》等，提及的天台山勝景與故事：

佛教人物故事	定光寺、羅漢
道教神仙人物故事	葛仙公、王子喬
勝景	赤城、瀑布、石橋、石屏風、莓苔、雙闕、瓊樓、瑤林、醴泉

如李善注「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句，引《名山略記》云：「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²⁰注「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句，云：「二奇，赤城、瀑布也。」²¹而其注「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

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霽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²²

所引支遁〈天台山銘序〉、孔靈符《會稽記》、《天台山圖》所載之赤城，均成為後世對於赤城記憶之引據。

又如注「濟楸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

顧愷之《啟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楸溪之縈紆。注曰：所居住來，要經石橋、過楸溪，人跡不復過此。……五界，五縣之界。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²³

²⁰ 孫綽，〈遊天台山賦〉，頁 493。

²¹ 同前註。

²² 同前註，頁 496。

²³ 同前註。

注「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引顧愷之〈啟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²⁴注「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引《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纔容數人。」²⁵

注「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

顧愷之《啟蒙記》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²⁶

前人已指出，對中古時人而言，山川並未被視為與人文隔離的自然。劉禹錫的〈陋室銘〉便點明山川的人文意涵：「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歷史、人物與神靈等，皆為山川勝景添加價值，形成不可分離的文化記憶；再加上山水詩文名作的傳播，如唐代詩人多按南朝二謝所作山水詩路歷遊山水。如此一來，風景、詩文、圖畫便結合形成名勝。²⁷人們多半透過詩文、圖畫認識山水，而這些「再現」的文化產品，往往比被描繪的本體更受重視。²⁸古代人們對於山水的記憶多半來自詩文圖像，而非親歷所見所感；甚至是帶著預設的記憶想像行旅山水。孫綽的〈遊天台山賦〉之於天台山記憶的形塑，正是具有如此的作用。

²⁴ 同前註，頁 496-497。

²⁵ 同前註，頁 497。

²⁶ 同前註，頁 498。

²⁷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222-223。

²⁸ 楊玉成，〈世界像一張畫——唐五代「如畫」的觀念系譜與世界圖景〉，《東華漢學》3期（2005.5），頁 1-103。

(二) 徐靈府《天台山記》

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並非遊記，但此文與孫綽〈遊天台山賦〉不同，乃是徐靈府在天台山中親歷所見，加上典籍記載，通篇記述天台山勝景、化境、路程、傳說、典故、寺觀、史蹟、入山路線，由此文可認識唐代居於天台山者眼中的天台山樣貌。

《天台山記》中所載天台山事蹟如下表：

佛教人物故事	宋元嘉年中沙門法順立瀑布寺、王羲之與支遁林登九峯山、劉宋僧普遼建精舍、白道猷、普明禪師錫杖開錫杖泉（國清寺內）
佛教史蹟	瀑布寺、佛窟院、白巖寺、飛霞寺（梁岳王母居此寺，已廢）、中巖寺（白道猷所立）、國清寺（隋煬帝開皇十八年為智顛禪師所創。寺有五峯。一八桂峯。二映霞峯。三靈芝峯。四靈禽峯。五祥雲峯。兜率臺。石壇。錫杖泉。）、禪林寺（智顛禪師修禪於此。貞元四年廢禪林寺額）、智者禪院
道教神仙人物故事	葛仙公、褚伯玉修道之所、徐則、徐來勒法師（道房、醮壇授仙公經）、司馬承禎（立桐柏觀、向王羲之學書傳說）、玄靜先生李含光（司馬承禎弟子）、劉阮二人採藥遇仙之所、王子喬
道教史蹟	天台觀、丹霞洞（葛仙公練丹之初所）、桐柏洞、桐柏觀（天師堂）、石壇、降真塘、王真君壇（開元初玄宗創立。度道士七人灑掃。有寫真殿、醴泉、上真亭、正壇[州縣祈請水旱皆於此壇。]、古八角壇）、道元觀、黃雲堂（白玄神壇、練刑室、鳳軫臺、龍章閣）、靈墟、天尊堂（華頂峰上司馬承禎居所。石像、石磬、鐵香爐。北壇、甘泉）、金靈觀
勝景	大小臺、石屏、石梁、檣溪、飛瀑、桐柏山、百丈巖、靈溪、九峯山、清溪、華頂峰、三井（令長每歲祈晴雨之處。國家投龍壁醮祭祈福之所。）、翠屏巖、仙壇俠徑、瓊臺中天、華林山居、方瀛山居、玉霄山居、石門、赤城山（國家醮祭之所）、香爐峯、宴坐峯（智者大師降魔峯）、龍潭、陳田、白砂原、歡溪、北橋（傳為羅漢居所）、斷橋、香爐峯、天姥峯（劉阮二人採藥遇仙之所）、大睡峯、小睡峯、

化境	石橋彼端雙嶺上有瓊樓玉堂、瑤琳醴泉、仙物異種。 金庭洞天：桐柏真人王子喬所治。 十六洞天第六洞：赤城丹山之洞，上玉清平之天。茆司命所治。 靈仙之橋：此山多散仙人遇得橋即與相見
典籍	孫綽〈遊天台山賦〉、陶弘景《真誥》、陶弘景《登真隱訣》、顧愷之《啟蒙記》、《名山福地記》、《抱朴子內篇》、《天台圖經》、《仙經》
其他	故柳泌宅（號紫霄山居）、唐憲宗遣台州刺史柳泌入天台山採藥、王羲之、郡守賈公長源、顧歡、劉宋元嘉中臺遣盡工匠寫山狀於圓扇

徐靈府是居於天台山中的道士，在此修道生活十年後，撰成《天台山記》。相較於〈天台山賦〉，《天台山記》記載了大量佛道教事蹟，也增添了不少君主、地方官在天台山的作為。另外對於天台山中的勝景之介紹也較為豐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徐靈府就居於天台山中，文中所述之天台山勝景、人物、事蹟，並非僅是透過詩文或圖向來認識與想像，大部分均是其親歷所見聞；另外，其對道教典籍也極為熟悉，因此瞭解其中對於天台山的相關記載。

《天台山記》中關於天台宗祖智者大師智顛（538-597）與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師司馬承禎（647-735）的遺跡與故事記載甚豐。徐靈府作《天台山記》時，距離智顛與司馬承禎在天台山中活動的年代已相隔逾一、二百年，如何得知二者之事蹟？文中述及司馬承禎在天台山之事，徐靈府云「事載在碑中」，所指為桐柏觀中所藏之司馬承禎碑。其並詳述王羲之（303-361）入天台山遇白雲先生授其書法之事。²⁹按王羲之乃是東晉時人，傳說所遇為白雲先生。司馬承禎是唐朝人，王羲之如何能在天台山遇到司馬承禎並向之學書？此說當然屬於附會之神異傳說。王羲之自東晉以降便是備受讚揚的書法名家，天台山道教便與之連結。然而，王羲之所遇為白雲先生，何以跟司馬承禎有關？此可能與司馬承禎自號白雲子，使得徐靈府筆下，將白雲子司馬承禎附會為王羲

²⁹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1053。

之習書法的白雲先生，因而出現王羲之的書法是經過司馬承禎指點而成的故事，再成為累世傳頌的天台山記憶。

按《晉書》〈王羲之傳〉載：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³⁰

《晉書》記載並無入山學書法之說，而是王羲之與許邁入名山採藥石之事，此亦為明代屠隆寫入〈《天台山方外志》序〉中。³¹史家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中指出，瑯琊王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其善於書法與信奉道教有密切關係。³²史料記載王羲之信奉道教，採藥石於名山之中，並善於書法，但並未明載其曾入天台山。不過《天台山記》中曾載：「昔王逸少與支遁林（支道林）常登此山（九隴山），以為勝矚也。」³³徐靈府此說從何而來未能得知，但唐代時徐靈府所載為「王逸少與支遁林」常登此山，二人一為道教徒，一為佛教徒，並未說明何以登山，僅說二人認為九隴山為勝景。但到了明代屠隆的認知裡，則將《晉書》中記載的王羲之許邁入名山採藥石之事與王羲之入天台山的傳說相連結，王羲之、許邁入天台山採真已經成為天台山記憶的一部份。而王羲之入天台山跟白雲先生學書法之事，也成為天台山傳說。

另外，《天台山記》中記載劉晨、阮肇入山採藥之所在天姥峯：

天姥峯有石橋，以天台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文，亦高邈不可尋覓矣。月醮者聞笳簫鼓之聲。宋元嘉中，臺遣盡工匠寫山狀於圓扇，以標口靈異，即夏禹時劉、阮二人採藥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劉曰成、阮肇入山遇仙於此，其事亦具在本傳。³⁴

³⁰ 《晉書》卷 80，〈王羲之傳〉，頁 2101。

³¹ 屠隆，〈《天台山方外志》序〉，頁 35。

³²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1、40-44。

³³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 1053。按文中所述「支遁林」乃是支遁，字道林，應為「支道林」。

³⁴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 1055。

劉晨、阮肇入山採藥之事最早見於《幽明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不得返。」在糧食乏盡飢餒殆死時，遙望山上有一棵桃樹，於是採桃實充飢。後遇女仙，在仙鄉居十日後返歸俗世，但已親舊零落、邑屋改易。³⁵在徐靈府的筆下，劉晨、阮肇採藥之所是在天姥峯，而且劉、阮二人是夏禹時人，與《幽明錄》所載漢明帝時有所不同。顯然徐靈府對此傳說的認知並非來自《幽明錄》，而是另有所本。據其述，「其事亦具在本傳」，則其所見乃是劉晨、阮肇之傳記。

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仙之事，在《幽明錄》後成為天台山的文化記憶，但由徐靈府的記載看來，到唐代已經出現變化。徐靈府載劉、阮遇仙處在天姥峯，而在明代屠隆、傅燈筆下，均明言二人採藥遇仙於桃源洞。而歷代關於桃源洞的詩文亦有不少，唐時元稹、僧靈一、曹唐等人均有以桃源洞為題之詩，³⁶至遲在中唐時已有此說，但徐靈府並未記載天姥峯有桃源洞。劉、阮入天台山採藥遇仙的傳說不僅成為天台山的文化記憶代表，天台中更出現具體存在的桃源洞，成為天台山的勝景之一。

《天台山記》另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徐靈府幾次將山中勝景直接比附於孫綽〈遊天台山賦〉描述的場景。如：

天台觀……北松王真君壇，東北連丹霞洞，西北拋翠屏巖。故孫興公〈天台山賦〉云「樽壁立之翠屏」，即此巖也。仙壇與翠屏巖聳空闢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間，可千餘丈。狀素蛟垂天，飛帛觸地。孫興公賦云「瀑布飛流以界道」，即此處是也。³⁷

瀑布寺……北一里有巖，高百丈，名百丈巖。巖下靈溪，孫興公〈賦〉：「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³⁸

³⁵ 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歷代筆記小說叢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頁1-2。

³⁶ 釋傅燈，《天台山方外志》卷29，頁967-968。

³⁷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1052。

³⁸ 同前註，頁1053。

北路上桐柏觀一十二里，皆懸崖磴道，盤折而上，皆長松狹路，至于桐柏洞門。故〈賦〉云「蘇萋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即此地也。³⁹

實則孫綽作〈遊天台山賦〉並未實際遊訪天台山，乃是觀圖神遊而作。徐靈府卻逕自比附山中勝景為孫綽描述之地點，說明孫綽之賦亦已成天台山文化記憶的代表，並為後世理解認識天台山的依據。

綜而觀之，徐靈府《天台山記》雖為作者親歷天台山之紀錄，但其對於天台山的記憶其實亦有不少來自於前人的紀錄。徐靈府在雜揉記憶與親歷之後，撰成《天台山記》，其中所述之天台山記憶，又再成為後世認識天台山的根據。

（三）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

《參天台五臺山記》八卷，又稱《善惠大師賜紫成尋記》，日本入宋僧成尋（1011-1081）所撰。成尋俗姓藤原，七歲入京都岩倉大雲寺，從族兄文慶剃髮受戒，隨悟圓、行圓習內外典，精通天台顯密二法。天喜元年（1053）任日本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總持院阿闍梨，延久四年（1072）三月，以六十餘歲高壽，攜徒搭乘宋人商船西渡，巡禮天台山、五臺山諸剎，後居汴京太平興國寺傳法院，與日稱、天吉祥、慧賢、慧詢等譯經三藏相交。因祈雨有功，獲賜「善慧大師」號，並任譯經場監事。後成尋欲返國，為神宗挽留，遂將所獲佛經527卷，托弟子運回日本，呈獻白河天皇。宋元豐四年（1081）示寂，享年七十一歲，葬於天台山國清寺。⁴⁰

《參天台五臺山記》是成尋入宋巡禮天台山與五臺山之紀錄，自延久四年（1072）三月十五日，至延久四年（1074）六月十二日，計一年又三個月中，共有464篇日記。這部日記的史料價值，不亞於入唐僧圓

³⁹ 同前註。

⁴⁰ 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8。

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後人瞭解當時中日海路交通、宋代佛教概況、北宋政治制度及社會風俗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參天台五臺山記》八卷全部用漢文撰寫，此書有京都東福寺所藏古抄本，經後人校合的流布本，收錄在《大日本佛教全書》卷115、《改訂史籍集覽》卷26。

成尋於宋熙寧五年（1072）三月十五日，率徒眾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人、長明等七人，乘宋商孫忠之船入宋。同月廿六日抵明州。四月十三日至杭州，在杭州停留二十日，申請赴天台山的公驗。⁴¹五月四日，取得公驗的成尋等一行人由杭州出發至天台山。五月十三日登上天台山，居於國清寺十方教院；八月六日離開天台山轉赴京城開封，共計在天台山停留近三個月，期間曾數度赴天台縣與台州治處理申請赴開封、五臺山、長安等地之公驗事宜。

成尋於天台山所見事蹟如下：

佛教人物故事	智者大師、豐干、拾得、寒山、普明禪師、日本國元燈上人影像、白道猷
佛教史蹟	五重塔、國清寺（羅漢院、食堂、真覺法空大師院、大佛殿、戒壇院、浴院、教跡院、三賢院〔豐干、拾得、寒山〕、普明泉、豐干大師在日齋堂、定慧院、明心院、轉輪藏、渡教院、戒壇、法花堂、法花壇、十方教院、庫院）、定慧真身塔院（智顛真身院）、大慈寺（原禪林寺，智者傳法之地。大佛殿、智者大師真身院、定光大師堂、法花懺院、大師堂、戒壇院、佛隴道場、石象道場）、石梁寺、天台山石橋并銘序、壽昌寺、赤城寺（寺額「中巖寺」[白道猷降鬼神後所立之寺]。大佛殿[智者大師於此殿佛前入滅]、懺法堂）、惠光大師看經院（天台宗第十三代祖惠光大師宗昱開講道場。觀音殿、方等懺堂）、道猷真身塔（赤城山頂）、飛霞寺基址（赤城山半山）

⁴¹ 關於成尋入宋申請公驗之研究，可參考遠藤隆俊，〈宋代的外國使節與文書傳遞：以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為線索〉，《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140-143。

道教神仙 人物故事	山王元弼真君（王子喬）
道教史蹟	桐柏山
勝景	赤城山、捫蘿亭（大慈寺北廿五里）、華頂（倒影亭、步雲亭）、石橋（石橋頭亭子、渡石橋）、智者泉（亭）
典籍	《天台山記》、〈智證大師傳〉、《法華經》、《永嘉集》、《證道歌注》、《律行相》、《寒山子詩》、《善才知識抄》、《普賢十願識》、《觀心誦經法》、《天台大師傳》、《天台大師遺旨》、《南嶽七代記》、《善財知識》、《十願誓》、《行願品誓》、《行願品疏》、《懺法私記》、〈我心自空圖〉、《天台大師衣座室圖》、《實相觀注》、《妙樂大師念佛觀》、《彌陀經疏》、《永嘉祥宗集》、《南泉房安養集》、〈智者大師供禮文〉、〈日本入延詩〉、《天台祖旨》、〈西山祖圖〉

成尋在日即嚮往入宋巡禮天台山、五臺山，其於台州上表請赴五臺山、長安時云：

大日本國延曆寺阿闍梨大雲寺主傳燈大法師位臣△欲乞天恩，巡禮五臺并天興善寺、青龍寺等聖迹。右△從少年時有巡禮，悉傳聞江南天台，定光垂迹于金地；河東五臺，文殊現身於巖洞。將欲尋其本處，巡禮聖迹。……就中天竺道猷登石橋，而禮五百羅漢；日域靈仙入五臺，而見一萬菩薩。△性雖頑愚，見賢欲齊，先巡禮聖跡，次還天台，終身修行法華秘法，專求現證，更期極樂。⁴²

由此可見其在入宋前，對於天台山、五臺山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成尋入宋前對於天台山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入唐僧攜回的文獻與行旅記錄。成尋以前，有日本天台宗僧人最澄、圓珍、圓仁入唐，攜回諸多典籍文獻，其中最澄與圓珍攜回的典籍中，便有不少天台山文獻：

⁴² 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1，頁84-85。

日僧	文獻
最澄	《天台山國清寺百錄》五卷、〈天台山智者大師靈應圖〉一張、顏真卿撰〈天台山國清寺壁上大師說法影像并佛頂及維摩四王六祖像〉一卷（十一紙）、沙門道證述《天台山智者大師別傳》一卷（一十二紙）、〈天台山智者大師讚〉一卷（三紙）、慈力居士馬碓撰〈天台山智者大師墳裏碑〉一卷（五紙）、會稽上皇山人萬齊融述〈天台山智者大師墳前左碑〉一卷（五紙）、龍泉寺崙法師述〈天台山智者大師墳前右碑〉一卷（五紙）、沙門法鏡集《天台山章安大師別傳》一卷（七紙）、終南山宣律師等述《天台山六祖略傳》一卷（七紙）、《天台山第五祖左溪和尚傳》一卷（五紙）、校書郎安定肅撰〈天台山第六祖荆溪和尚碑〉一卷（五紙）、安定梁肅撰〈天台智者大師佛隴道場記〉一卷（九紙）、李邕撰〈天台山國清寺碑〉一卷（七紙）、〈天台山國清寺石泉碑〉一卷（五紙）、《南岳思大師別傳》一卷（五紙）、《南岳并天台山記》一卷（五紙）、梁肅撰《天台山智者大師別傳論》一卷（六紙）、《天台山十二弟子別傳》（一十五紙）。 ⁴³
圓珍	《天台智者大師六時禮文》一卷、《天台智者大師金光明懺儀》一卷、〈天台山智者大師碑文〉一卷、〈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卷、〈天台山修禪道場碑文〉一卷、〈天台佛隴禪林寺碑文〉一卷、《天台大師傳法第六祖荆溪妙樂寺光師諸州門人弘教錄》一卷、〈天台大師金光明齋碑文〉一卷、《天台山小錄》一卷、〈越州孟中承修理天台山石象道場碑文〉一本、《天台十二所道場記》一卷、《神捨柏木經藏記》一本、《天台山三亭記》一本、〈唐常州天興寺法花院故二大德比丘尼碑文〉一卷（上三本合卷）、〈天台山國清寺故律大德行狀〉一卷、〈國清寺律大德舉大師碑文〉一卷、〈天台山國清寺舉律大德影贊〉一卷、《天台悉淡章》一卷。 ⁴⁴

成尋既為延曆寺阿闍梨，對於這些藏於延曆寺的文獻應該是極為熟悉。另外，由成尋的記載可知，他也深受日本天台宗的另一重要僧人智證大師圓珍入唐的紀錄所影響。⁴⁵由此可見，作為朝聖者的成尋，在入

⁴³ 日・最澄，《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大正藏》冊 55，號 2159），頁 105a-b。

⁴⁴ 日・圓珍，《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冊 55，號 2173），頁 1104c-1105a。

⁴⁵ 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 3，頁 53、63。

宋赴天台山前，已透過觀看諸多文獻記載，加上前人的經歷記憶，建構想像天台山的樣貌。帶著這樣的記憶想像，成尋來到天台山，一則見證於書中所識的天台山記憶，也再增添屬於自己親歷的天台山記憶，撰成《參天台五臺山記》。

成尋在《參天台五臺山記》幾處引用《天台山記》，比對所引內文，⁴⁶此《天台山記》乃是徐靈府所撰。按最澄攜回日本的天台山文獻中，有《南岳并天台山記》一卷，然徐靈府《天台山記》撰成於寶曆元年（825），最澄入唐時為唐德宗貞元廿年至廿一年（804-805），此時徐靈府尚未撰成《天台山記》，最澄攜回之《南岳并天台山記》並非徐靈府所撰，較有可能為神邕（710-788）所撰之《天台山記》。成尋得見之徐靈府《天台山記》，有可能是流傳日本之版本，或是成尋入宋後所得。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有平安後期的徐靈府《天台山記》抄本，根據抄本後記此為吳越時高麗僧人諦觀由德韶手中取得後傳入日本，⁴⁷則成尋極有可能在日本即已得見此著。

成尋在天台山的行記，幾乎均以佛教事蹟為主。之所以如此，自然與其入天台山之目的有密切關係。中國的天台山是天台宗本山聖地，國清寺與智者大師的相關遺跡，是成尋入天台山最關心的地點，因此在其筆下對於這些地方的描述最為豐富。

值得注意的是，成尋的記錄中，唯一出現的道教人物，是已被封為「山王元弼真君」的王子喬。王子喬的故事在孫綽的〈遊天台山賦〉中便已出現，說明其很早便是天台山文化記憶的一部份。徐靈府的《天台山記》亦載有此事，而且更載明「以仙官授任為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來治茲山也」。⁴⁸到了宋代，成尋入天台山時，得見已被封為山王的「元弼真君」，不僅與徐靈府的記載相符，而且更加明確山王

⁴⁶ 同前註，頁 73、190。

⁴⁷ <http://www.ndl.go.jp/exhibit/50/html/wa1-2/mokuji.html>（2016/6/13 作者讀取）。

⁴⁸ 徐靈府，《天台山記》，頁 1052。

「元弼真君」的封號，⁴⁹進而被紀錄在《參天台五臺山記》中，帶回日本，再成為日本所認識的天台山文化記憶。

(四) 《徐霞客遊記》〈遊天台山日記〉二篇

明代著名的地理學家、旅行探險家徐弘祖（1857-1641）曾於萬曆卅一年（1613）和崇禎五年（1632）二度訪遊天台山。萬曆卅一年三月末，徐弘祖從甯海縣啟程，前往遊覽天台山。四月一日入天台山境，八日離開國清寺，登赤城山。九日別台山，十日抵黃岩。相隔廿年，崇禎五年則是於三月十四日自寧海出發，十五日入天台山境，停留至十八日；一個月後，四月十六日又返天台山，停留至十八日。二次遊訪天台，共留下〈遊天台山日記〉、〈遊天台山日記後〉二篇行記。⁵⁰

徐弘祖二次於天台山所見事蹟如下⁵¹：

佛教史蹟	彌陀庵、天封寺、華頂庵、上方廣寺、下方廣寺、萬年寺（藏經閣）、國清寺、護國寺（已廢） 彌陀庵已廢、天封寺、上方廣寺、大悲寺（智者拜經台）、高明寺（無量講師復建）、明岩寺、護國寺、慈雲寺、通元寺、萬年寺
道教史蹟	太白堂、黃經洞、桐柏宮、龍王堂 龍王堂、桐柏宮（中殿僅存，夷、齊二石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無住此者）
勝景	華頂、石梁飛瀑、曇花亭、仙筏橋、斷橋、珠簾水、石樑臥虹、八寸關（明岩）、仙人井、明岩（寒山、捨得隱身地）、寒岩、鵲橋、桃源、坪頭潭、桃花塢館、鳴玉澗、雙闕、瓊臺、赤城（玉京洞、金錢池、洗腸井）

⁴⁹ 此可能與五代時期南方國家的封神活動有關，相關研究可參考楊俊峰，〈五代南方王國的封神運動〉，《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6），頁327-362。

⁵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1，頁1-6、68-74。

⁵¹ 中明體為〈遊天台山日記〉所載，楷體為〈遊天台山日記後〉所載。

勝景	華頂、分水嶺、曇花亭、石梁、察嶺、寒風闕、銀地嶺（智者塔已廢）、圓通洞、松風閣、靈響岩（三處位於高明寺旁）、螺溪、石筍峰、螺螄潭、石橫嵌（聞其上有「仙人鞋」）、寒風闕、松風閣、赤城山、中岩（岩中佛廬新整，不復似昔時凋敝。）、桐柏山、瓊台、百丈崖、百丈龍潭、雙闕、仙人座、青山茁、坪頭潭、寒岩、明岩、龍鬚洞、靈芝石、桃源、金橋潭、騰空山、牛牯嶺、龍潭、會墅、水母溪、女梭溪、青溪、秀溪
典籍	《（天台山）志》
其他	桃源在護國寺旁，寺已廢，土人茫無知者。尋所謂「瓊台」、「雙闕」，竟無知者。

被視為旅行家的徐弘祖，遊覽天台山的動機自然與徐靈府、成尋有所不同。其遊天台山日記描述的主軸是天台山的山水勝景，兼及寺觀人文景觀。由其記載可知，徐弘祖在入天台山前，獲得天台山國清寺僧人的協助，指引他在山中活動的交通與地點，⁵²國清寺僧雲峰便告知徐弘祖：「名勝無如兩岩，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岩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城、赤城，可一覽收矣。」⁵³此外，徐弘祖顯然也曾研讀過天台山相關的記載，對此地有所認識，知道景點的位置。文中曾引「《志》」之記載，由於他並未寫出完整志書之名，難以得知此志為何部天台山志。

晚明士人的旅遊風氣極為興盛，此由遊記文學數量大增可以得知。明代前中葉的遊記並不多，至嘉靖年間（1522-1566）漸漸增加，萬曆（1573-1620）以後則是大量出現。⁵⁴明人文集中除了遊記以外還有許多旅遊詩，單行本的遊記與旅遊詩也大量問世，甚至還有如吳郡都穆（1458-1525）編的《遊名山記》與王世貞（1526-1590）編的《名山記廣編》等，將各地著名旅遊勝地相關的遊記與旅遊詩總集成冊的著作。⁵⁵

⁵²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頁1。

⁵³ 同前註，頁3。

⁵⁴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72-73。

⁵⁵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

徐弘祖也是晚明眾多旅遊士人之一，其遊覽天台山自然是在此一風氣中所進行。做為旅人，徐弘祖在到天台山之前也已對天台山有一定的調查與想像，他曾記載探訪桃源洞時，已事先調查知道「桃源在護國寺旁」。但當他親歷時，護國寺已廢，詢問當地人時，竟然無人知悉護國寺與桃源洞在何處。⁵⁶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他要探訪「瓊台」、「雙闕」時，當地人亦未知所在何處。⁵⁷一般來說，人文景觀變動較大，自然景觀應該不易出現改變。我們看到，天台山當地人士對於天台山的認識，與旅人有所不同。既然徐弘祖親歷時寺已廢，勝景未知何處，那麼他從何得知天台山中有護國寺、桃源洞、瓊臺、雙闕？顯然徐弘祖入山前，透過書籍、詩文或圖像所接收的天台山記憶包含這些地點，親歷之後留下的己身記憶，則讓後人得以瞭解天台山記憶出現的變化。

四、天台印象的受容與傳播 ——從《天台山方外志》序文談起

透過對於天台山行記的析論，可以瞭解雖然天台山的實際景況未必與文化記憶相符，但時人在親歷天台山前，是透過歷代相關書寫所凝聚的文化記憶來理解天台山。由徐弘祖的遊記可以見到，天台山的文化記憶自東晉以降，至明代已基本定型。目前可見之天台山相關文獻，除詩文之作以外，自唐以降，明代天台僧幽溪傳燈編撰之《天台山方外志》極為重要。此部天台山志書，可說是明代以前天台山發展的紀錄彙要，此著與幽溪傳燈推動天台山復興有密切關係，不僅對於瞭解明前天台山的樣貌有重要的價值，也能由此探究明人對於天台山的理解與認識。

會科學院，2004），頁 225-255。

⁵⁶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頁 4。

⁵⁷ 同前註。

幽溪傳燈編撰《天台山方外志》主要為使世人能夠認識天台宗本山，進而瞭解天台宗的歷史發展脈絡，以為台宗復興之根本，加上傳燈自身於天台山幽溪道場修行講道，親歷天台山諸多史蹟，使得此著撰述所本之蒐羅極其豐富。此著書首共有五篇序文，包含四篇他序與傳燈自序。序是為書籍、文章所寫的介紹性文字，內容可包括作品的內容、主旨，或者作者的創作過程，或對作品加以評論等。從《天台山方外志》的序文可以見到，撰寫序文者在文中闡述對於天台山與傳燈的認知與印象。在有限的篇幅內，描述天台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事蹟、勝景，說明傳燈與此著的貢獻。觀察序文中提及的天台山印象，可以瞭解序文作者們印象中天台山最具代表性的人事物。

《天台山方外志》共有四篇他序，加上編者幽溪傳燈的自序，共有五篇序文：

姓名	籍貫	自述官銜	撰寫時間
王孫熙	雲間	賜進士第、北京大理寺左評事、前知天台縣事	
虞淳熙	武林	菩薩戒弟子、進士天官司勳大夫、前職方郎	萬曆31年（1603）法華三味道場期滿日
屠隆	鄞縣	娑羅居士、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萬曆33年（1605）仲春
顧起元	江寧	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國史編修、記注起居、編纂章奏	萬曆40年（1612）仲秋
釋傳燈	太末		萬曆29年（1601）孟冬

為《天台山方外志》寫序的四人，王孫熙曾任天台縣知縣，在任上適逢國清寺大殿重修，與傳燈有所交往；虞淳熙（1553-1621）、屠隆（1543-1605）均是天台山鄰近地區護持傳燈的文人佛教徒，彼此亦深有交往；顧起元（1565-1628）則是傳燈之方外友人。

王孫熙序文列在首篇，他是前天台縣知縣。王孫熙在知縣任上時，適逢國清寺重修完成，撰有〈重建國清禪寺記〉，文中述及國清寺大殿

重修事，時為萬曆23年（1595）。其於〈《天台山方外志》序〉署名「前知天台縣事」，說明序文撰於〈重建國清禪寺記〉之後。從〈《天台山方外志》序〉所述可知，王孫熙在知縣任上常「攜一二文學，或采真於石梁，或覽勝於華頂，或登桐柏禮夷、齊之像，或過楸溪弔顧歡之宅」，⁵⁸他指出天台山是名山洞府，為仙釋之都會，其中必多異人，但他對於天台山瞭解不深。傳燈將《天台山方外志》呈給王孫熙，此志「先得我心，乃趣命劖劖以補邑乘之未備」，「知斯志又邑乘之佐理」，⁵⁹因此為之作序。

虞淳熙是浙江錢塘人，晚明著名文人，悠遊於三教之間。他與當時的理學家交往論學，但其自幼學佛，與弟共習《天台止觀》，並在父喪歸鄉時皈依雲棲株宏（1535-1615）受五戒。其修道能力深受同儕敬佩，包含屠隆、馮夢禎（1548-1605）均與之相交，並深受其修道之影響。⁶⁰其為《天台山方外志》撰序，署名「菩薩戒弟子」，⁶¹但其在給傳燈的書信中則署名「友人」。虞淳熙此序撰成於「萬曆癸卯（31年）法華三味道場期滿日」，這是他與馮夢禎在萬曆廿九年（1601）敦請傳燈至武林勝果寺領修法華三昧懺三期三年，序即寫於滿期日。⁶²

屠隆，字長卿，一字緯真，號赤水，別號由拳山人，浙江鄞縣人，明朝文學家、戲曲家。屠隆與幽溪傳燈交往甚密，是幽溪道場的重要護法之一。傳燈曾云：

本寺金湯實始於樵李馮司成開之捐金贖田，為大檀越主。次則臨海王中丞恒叔，又次則四明屠儀部長卿，又次則黃巖林侍御澄淵。此四人者，皆是同年莫逆之友，高明護法，互相表裏。⁶³

⁵⁸ 明·王孫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22。

⁵⁹ 王孫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23。

⁶⁰ 呂妙芬，〈晚明《孝經》論述的宗教性意涵：虞淳熙的孝論及其文化脈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6），頁3-4。

⁶¹ 虞淳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32。

⁶² 明·馮夢禎，〈請修法華三昧書〉，《幽溪別志》卷9，頁322；虞淳熙：〈請修法華三昧書〉，《幽溪別志》卷9，頁322-331。

⁶³ 釋傳燈，《幽溪別志》卷9，頁308。

被傳燈視為莫逆之友、高明護法之一的屠隆，曾於萬曆廿三年（1595）建請傳燈為四明海會寺請講楞嚴經。⁶⁴萬曆廿四年（1596）協助傳燈募款重建高明寺，⁶⁵並向陸光祖、黃少府、劉司理、周口府等人募化，為幽溪道場護法，建立大殿。⁶⁶除於萬曆卅三年（1605）為《天台山方外志》撰寫序外，先已於萬曆廿四年（1596）為傳燈另著《楞嚴玄義》做序。⁶⁷

顧起元，字太初，一作鄰初，號遁園居士，明代江寧人。顧起元著作眾多，以散文見長。他十分注重地方文獻的編輯，著有《客座贅語》、《爾雅堂詩說》、《金陵古金石考》等文集。收於《幽溪別志》中的〈《天台山方外志》序〉列出的顧起元職銜為「翰林院國史編修記注起居編纂章奏方外友人」。⁶⁸

由各篇序文內容觀之，風格各有不同。王孫熙之序先敘天台山印象，述及其對天台山之事不甚了解，讀了《天台山方外志》後，認為此部志書「敘事該、稽古博、究理深」，可補邑乘之未備，堪為邑乘之佐理。⁶⁹

虞淳熙序文先述天台山之印象，再敘傳燈之地位。不僅稱其為「皮裏法華」，並言「代興才子，矢結金蘭」，⁷⁰表達了其與傳燈關係之密切。其後則說明《天台山方外志》之內容與價值，並指出天台山地位藉此得以拓展，「何妨指一山為天台，指一寺為國清，如最澄之歸日本，若甯賁之適會稽耶？」此著將成為天台末裔衣傳之本，傾都更將為之而紙貴。⁷¹

⁶⁴ 屠隆，〈為四明海會寺請講楞嚴經〉、〈四明海會寺講楞嚴經記〉，《幽溪別志》卷9、15，頁310、545-550。

⁶⁵ 屠隆，〈建高明寺天台祖庭募緣疏〉，《幽溪別志》卷4，頁86-89。

⁶⁶ 屠隆，〈致平湖陸太宰為幽溪護法薦書〉、〈致黃少府為幽溪道場護法〉、〈致劉司理為幽溪道場護法書〉、〈致周口府為幽溪道場護法〉，《幽溪別志》卷9，頁311-312、315-317。

⁶⁷ 屠隆，〈《楞嚴玄義》序〉，《幽溪別志》卷9，頁474-475。

⁶⁸ 顧起元，〈《天台山方外志》序〉，《幽溪別志》卷14，頁527。

⁶⁹ 王孫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23。

⁷⁰ 虞淳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26-27。

⁷¹ 同前註，頁31。

屠隆序文亦先述天台山印象，再敘傳燈之地位與編撰《天台山方外志》之價值。他指出「不知者以為名山之志，知者謂是教觀之文」，⁷²更直言：

台宗自四明師示寂後，幾乎泯泯，狂禪之徒輒詆台教為煩瑣。……天幸百松振之，幽溪復大振之，而窮公闡發於句甬，介公揚詡於虎林，於是天台之宗煥然，揭日月於重朗，盛矣盛矣！……世傳詔國師為智師後身，以去來無礙之理論之，安知詔公之後不復為盡老耶？⁷³

《天台山方外志》是可以「紹先賢而接慧炬，開後學而燦羣昏」的重要著作。

顧起元序文則幾乎均在頌揚傳燈編撰《天台山方外志》之價值，指出傳燈「住山三紀，振錫千峯。徧尋不死之庭，畢踐無人之境。有勝必窮，無險不陟」，因此此志「何有攷之未精，撰焉未備者」？可與酈道元《水經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相媲美。⁷⁴

傳燈自序則先述撰著釋家史書的重要性，繼而說明天台山的歷史發展與重要性，再介紹全志二十門之大要，「發前人之所不發，書前人之所未書，述而不作以成一家之書，名曰《天台山方外志》」。⁷⁵

五篇序文均可見作者對於天台山的描述，他們在有限的篇幅中，舉出具有代表性的勝景、故事、人物、史蹟，以表現天台山印象：

作者	天台印象
王孫熙	孫綽〈遊天台山賦〉、石梁、華頂、伯夷叔齊像、顧歡宅、曇猷、葛孝先
虞淳熙	孫綽〈遊天台山賦〉、張平叔、雲溪、幽溪傳燈、德詔、桐柏山、桐柏觀、歡溪、察嶺、玉京洞、神邕、司馬承禎悔橋、阮肇、赤城山、天柱峯、羅漢、瓊臺山、方廣寺、國清寺、佛隴山、東蒼峯、最澄

⁷² 屠隆，〈《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36。

⁷³ 同前註，頁 37-38。

⁷⁴ 顧起元，〈《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41-43。

⁷⁵ 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 51。

作者	天台印象
屠隆	智者大師、四明尊者、德韶、永明延壽、五百羅漢、方廣寺、曇猷、曇華亭、石梁、豐干、寒山、拾得、戒闍黎、周七娘、王子喬、桐柏宮、劉晨、阮肇採藥桃源洞、司馬子微、張平叔、華頂、王羲之、許邁入山採真、孫綽〈遊天台山賦〉、百松妙峯、幽溪傳燈、千如傳芳、介山傳如
顧起元	幽溪傳燈、王子喬
傳燈	曇猷、定光、智者大師、德韶、石梁、方廣寺、赤城山、桐柏山、桃源洞、察嶺、歡溪、佛隴山、華頂、永明延壽、天柱山

這些作者的天台山印象從何而來？除傳燈以外，四篇他序的作者中，王孫熙自述任知縣時常赴天台山；⁷⁶虞淳熙言：「域中多戀，興公憐之，使吾有力負之而趨」，⁷⁷興公乃指孫綽，說明其亦曾因讀孫綽〈天台山賦〉而赴天台山；屠隆則云「夢寐名山，託之神遊之日久」，⁷⁸顯示其未曾親歷台山；另外未知顧起元是否曾至天台山。值得注意的是，未曾到過天台山的屠隆筆下的天台山印象反而最為豐富。

按《天台山方外志》所載天台山事蹟，包含有山53處、峰33處、巖29處、嶺40處、洞8處、石10處、溪25處、潭20處、湖8處、塘3處、井9處、泉10處、池3處、寺62所、院9所、庵14所、蓮社1所、道場2所、堂2所、觀5所、宮5所、道院12所、道庵3所、聖僧30人（隱2人、顯21人、遺7人）、祖師17人、高僧129人（教宗58人、禪宗57人、蓮宗14人）、神仙36人、道士37人、隱士50人、僑寓23人、護伽藍神2人、龍神10人、土谷神祇17人、金湯77人、盛典25事、靈異64事（釋34事、道30事）、佛塔13處、祖塔26處、古蹟67處。但綜合五篇序文所舉天台山印象卻不及《天台山方外志》所載的十分之一：

⁷⁶ 王孫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22。

⁷⁷ 虞淳熙，〈《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25。

⁷⁸ 屠隆，〈《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38。

佛教人物故事	東晉曇猷棲神、蕭梁定光靜照顯聖、陳隋智顛立宗命教、吳越德韶踵躡智顛之白沙道場、唐日最澄、唐寧贇、隋天台智顛、北宋四明知禮、唐末五代永明延壽、唐豐干(彌陀化現)、唐寒山、唐拾德(文殊化現)、北宋戒闍黎、南宋周七娘(普賢化現)、明百松妙峰、明千如無窮、明介山傳如、五百應真行化此山
佛教史蹟	東方聖境、方廣寺、國清寺、智者塔院、高明寺、大慈寺
道教神仙人物故事	葛孝先、南齊顧歡聚徒開館、孫吳葛玄修練於赤城山、張伯端、司馬承禎隱此山
道教史蹟	桐柏觀(「金庭洞天」,為七十二福地之一)、劉晨阮肇桃源洞、玉京洞(第六洞天)、司馬承禎悔橋、
勝景	石梁、華頂、桐柏山、歡溪、察嶺、赤城山、天柱嶺、瓊臺山、佛隴山、東蒼峰、曇華亭
其他	孫綽天台山賦、伯夷叔齊像、顧歡宅、王羲之與許詢結伴從剡溪入山采真

筆者當然不認為在《天台山方外志》序文中出現的天台山印象就是明代人對於天台山的整體印象，尤其《天台山方外志》乃是一部由僧人編撰的志書，為其撰序的幾位作者，與幽溪傳燈和天台山多有淵源，亦多曾親歷天台山。按理說，這幾位作者對於天台教法、天台山的文化記憶與景況之認知與瞭解應該較他人豐富，但細觀這幾位作者筆下的天台山印象，與前節所述由行記中所見天台山文化記憶並無太大的差異，可見明代時天台山的代表印象已經定型。即使是深入佛教義理的信徒或熟悉地方事務的長官，在需要標示展現天台山的代表性時，顯然亦受到歷代構成的文化記憶之影響，以擇定筆下的天台山印象。

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指出，一向被認為是「個人的」記憶，事實上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為。一個社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此人群。許多社會活動，都可視為一種強化此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心理學家Frederick Bartlett則認為每個社會群體中的個人，都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這種心理傾向影響個人對外界情景的觀察，以及他如何由過去記憶來印證或詮釋從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這些個人的經驗與印象，又強化或修正個人的心

理構圖。而王明珂基於「記憶」研究的成果，將James Fentress與Chris Wichhamy提出的「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再加解釋：在一個社會中藉各種媒介保存、流傳的「記憶」；圖書館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蘊含的神話，一尊偉人塑像所保存與喚起的歷史記憶，以及民間口傳歌謠、故事，與一般言談間的現在與過去。⁷⁹

《天台山方外志》序文的幾位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如何鋪陳其對天台山的認識，進而與傳燈的地位，以及《天台山方外志》的成書相連結，凸顯此著的重要性。作者們在序文中展現的天台印象，正是其基於個人成長、生活環境與經歷所接受的社會記憶。這些「記憶」又因其為《天台山方外志》作序，再成為天台山文化記憶的一部份。《天台山方外志》的撰成，清楚地展現了天台山文化記憶保存與重構的歷程，也因此成為瞭解明代天台宗復興的重要文獻。天台山文化記憶的建構，乃是透過歷代文人詩文的傳頌，以及行旅的書寫的記載；而天台山與天台宗的發展，不僅受此記憶之影響，形塑了天台山文化與共同體，也成為天台山宗教與文化記憶的一部份。

五、餘論：天台山記憶的形塑與建構

透過前文之考察，可以得知，「天台山」此一名詞，並不僅是代表單純的空間與地理位置，而是具有承載著諸多歷史記憶構成的景觀、文化、思想、信仰形象。更重要的是，透過詩文、圖像的描繪，加上歷史文化積累，所構成的天台山宗教文化記憶，成為指導後人觀看、體驗與呈現天台山的「標的」與「方法」。

歷史記憶與文化生產是一體兩面，歷史上的人們透過不斷的創作，使得懷古得以維繫。文人藉由詩文記述勝境與活動，進而形成地方的文

⁷⁹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頁137-139。

化記憶與文史資源。幽溪傳燈於《天台山方外志》自序中，開首即云：「天台山者，域內之名區，東方之聖境也。地靈人傑，先靈於老釋，後傑於儒宗。」⁸⁰點出了天台山的整體形象：古往今來有諸多文人雅士遊覽參訪，方外僧道駐錫修行，具有山水勝景，並為佛道聖境之名山。

然而，所謂名勝古蹟，往往是一種文化記憶，常常僅存在於詩文、圖畫的文本中，真正的遺跡早已荒廢，或其實不古，或渺不可尋。名勝古蹟固然最好有歷史的根源，但更重要的關鍵來自文化再生產的活動與紀念的行為。⁸¹無論是神遊或親歷，行旅都是很重要的一種文化再現的活動。人們在行旅的過程中，能夠看到獨一無二的物體。特別是經過不斷流傳的記憶，縱使記憶的真實樣貌早已不存在，但因為「有名」，因此成為旅行的目的與被觀看的對象。此外，旅行中能夠看見特定的「符號」，這些符號也是依靠「記憶」所想像被建立。在行旅的過程中，行旅者所見的，都會不斷的被解讀成符合想像的意符，讓行旅者體驗到的確非比尋常。⁸²而人們便透過不斷凝視觀看文化記憶，來理解名勝古跡，再透過親歷與書寫，以期能再現這些文化記憶。

由天台山行記中，可以見到天台山記憶與實地天台，共同建構出天台山的豐富內涵。無論探訪山水、閱讀詩文，亦或是欣賞繪畫，行遊者將自身投入實地，與神遊者將自身投入想像，皆是透過觀看與經歷，再現名為「天台山」的宗教文化記憶。天台山記憶，不僅是被觀看與經歷的對象，也是一種標的與方法，指導世人開展對於天台山的想像與再現，進而再將天台山塑造出別具意義的東亞文化意象。

⁸⁰ 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序〉，《天台山方外志》，頁46。

⁸¹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頁14。

⁸² John Urry 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頁37-39。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東晉〕孫綽，〈遊天台山賦〉，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歷代筆記小說叢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大正藏》冊51，號2096。
- 〔日〕最澄，《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大正藏》冊55，號2159。
- 〔日〕圓珍，《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冊55，號2173。
- 〔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明〕潘城輯，《天台勝蹟錄》，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2輯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 〔明〕釋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81冊，揚州：廣陵書社，1996。
- 〔明〕釋傳燈，《幽溪別志》，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29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
-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鼎文書局，1990。
- 〔清〕張聯元，《天台山全志》，《續修四庫全書》冊7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陳甲林編，《天台山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1937。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日〕薄井俊二，〈《天台山記の研究》〉，福岡：中國書店，2011。

〔英〕John Urry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台北：書林出版社，200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陳傳席等，〈《中國畫山文化》〉，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二) 單篇論文或期刊論文

〔日〕遠藤隆俊，〈宋代的外國使節與文書傳遞：以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為線索〉，《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140-143。

〔日〕佐竹保子，〈「天台山に遊ぶ賦」序文の検討：「存思法」との関わり〉，《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10號（2005.11），頁168-188。

〔日〕長谷川滋成，〈孫綽「遊天台山賦序」詳解〉，《広島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二部）》49號（2000），頁1-10。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頁136-147。

呂妙芬，〈晚明《孝經》論述的宗教性意涵：虞淳熙的孝論及其文化脈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6），頁1-46。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4）。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72-78。

楊玉成，〈世界像一張畫——唐五代「如畫」的觀念系譜與世界圖景〉，《東華漢學》3期（2005.5），頁1-103。

楊俊峰，〈五代南方王國的封神運動〉，《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6），頁327-362。

（三）學位論文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un Chuo, “You Tiantai Shan fu” (Tour of Mt. Tiantai), Xiao Tong ed., *Wen Xu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Xu Ling Fu, *Tiantai Shan ji* (The Record of Mt. Tiantai), *Taishō Tripitaka*, Vol. 51, No. 2096.
- Jo jin, *San Tendai Godai san ki* (The Journey of Mt. Tiantai and Mt. Wut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Xu Xiake, *Xu Xiake's Travels* (Travel Diary of Xu Xiak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Chuan-Deng, *Tiantai shan fang wai zhi* (The Chorography of Mt. Tiantai), Zhang zhi ed., *Zhongguo Fosizhi Congkan* (The Books of The Chorographies of Chinese Temple), Yangzhou: Guangling shushe, 1996.
- USUI Shunji, *The Research of Tiantai Shan ji*, Fukuoka: Chugoku Shoten (Chinese Book Shop), 2011.
- SATAKE Yasuko, “The Research of You Tiantai Shan fu Xu: About The Cun si fa,” *Tohoku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0, 2005, pp168-188.
- Hasegawa Shigenari, “The Interpreting of Sun Chuo’s You Tiantai Shan fu Xu,” *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Part. II, Arts and science education*, 49, 2000, pp1-10.
- Zhen-He Zhou, “The Traveling Fash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y: A Research on the Anthologies of Literators in Ming,”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5:1, pp72-78.
- Liao Yi-fang,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ang Chin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09.

Gaz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Religious Cultural Memory and Travel Writing in Tiantai Shanji

Yun-Jo Lin^{*}

Abstract

From the Jin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ven modern times, many monks and literati of different dynasty visited Tiantai Mountain, and left many poems which recording their memories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of Tiantai Mountai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memories recordings written by different authors, based on *Tiantai Shan Fu* 遊天台山賦 by Sun Chuo, *Tiantai Shanji* [天台山記] by Xu Lingfu 徐靈府、*San Tendai Godai san ki* [參天台五臺山記] by Jojin 成尋、*Xu Xiake Youji* [徐霞客遊記] by Xu Xiake and *Tiantai Shan Fang Wai Zhi* [天台山方外志] which wrote by a monk Youxi Chuandeng 幽溪傳燈 in Ming Dynasty, to find a rich connotation about Tiantai Mountain which was built by the recordings and Tiantai Mountain itself. Whether visiting the landscape, reading poetry, or appreciating a painting, the visitors put themselves into the field,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imagination through a gaze at Tiantai Mountain, and then reproduced called “Tiantai Mounta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memory. Tiantai Mountain memory, not only is an object of reading, but also a subject and method to lead people carry out their imagination for the Tiantai Mountain and reproduce the memories, and ultimately to mold a rich and diverse East Asian cultural image.

Keywords: Tiantai Mountain, Travel Writing, Religious Culture, Cultural Memor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